

我与中医结下的不解之缘

中医肿瘤名家孙彩珍谈中医治疗肿瘤的历程

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委、杭州艾克(种福堂)中医门诊部主任孙彩珍 口述
本报记者 方云凤 整理

肿瘤、肝硬化这个病治疗难度可想而知,所以不少人一查出来就慌了。有的听说已到中晚期就觉得山穷水尽了,四处打听生存之道,想方设法寻找成功活下来的榜样。

打个比方,有100个肿瘤病人去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治疗,其中可能有60个可以通过手术治疗,另外40个被告知没有办法了。这40个人中,有一部分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了我们。在我们的病人中,不少是手术后到我们这来配中药以巩固疗效的,也有不少病人是像这样走投无路的。

你们能治好你爸爸的病,我的病你们也要尽力治一治啊!

父亲晚期肝肿瘤伴腹水消失后,第一个找来的是天台街头的一个淋巴肿瘤脑转移的病人。

这个病人年纪不大,40来岁,淋巴肿瘤二次手术后,转移到脑部,卧床不起,家里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,派了他妻子和哥哥到我们方前镇买杉木,用来做棺材。卖棺材的老板说:“你还不不如把棺材板的钱用到孙彩珍兄妹那里买点中草药吃,也许还能捡回条命回来。”这时刚好我们回老家。看到我们从客车上下来,那个老板就指着我们说:“你看,下车的就是孙彩珍兄妹。”

我们陈岙村离方前镇只有1公里多一点。父亲生了重病后,全村人都来看过,镇里有几个亲友也来过。有些人是拿着双份礼物来的,为什么呢?因为当时看父亲不行了,一份是探病的,一份是丧事的。父亲病好了后回家,有些人很惊讶:“你没死啊?”这又把父亲吓了回来,嚷着要继续吃中药。

病人家属听了老板讲的父亲的故事,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般牢牢抓住不放。病人的哥哥一个劲地要我们给他弟弟看看。我们说看不来的,没有看过这个病的。他说:“你爸的病你们不是也没看过么?总有个第一个么,我弟就算第一个。治好要谢你们,治不好也不怨你们。”我们说:“真的看不来,你另寻高明吧。”他说:“实话跟你们讲,人已经被杭州的医院退回来了。今天我是来买棺材板的,棺材板店老板跟我讲了你们救父亲的故事,所以我来找你们,请你们一定要帮这个忙。”我们还是没答应。

当天,病人的妻子留在我们村里跟着我们,他哥哥回老家。第二天他哥回来后讲,他弟弟说了一定要吃这个药,如果这个药吃不好的话,就把剩下的药放到棺材里带走。听了这话,我们有点感动,于是第二天叫他们跟我们去磐安县城。我们想肿瘤在脑子里与在肝里(父亲患的是肝癌)既有相同处,也有不同处。想好了方子,一部分是带她到药房配,一部分是到山上去挖的。(说到山上挖药,有一次天黑了我们还在山上挖,结果我们三个人被山脚下的水泥厂保安当做小偷逮住。我们只好打电话给县供销社陈副主任,陈副主任证明后,这几个保安就围过来要我们给他们看病。)

我们把药调配好后交给天台街头病人的家属。半个月后,病人的哥哥背着编织袋来找我。我对他说:“上次我不是讲过么,这个药不能退的,你退回来我们也没有用。我当

初叫你不要配,你偏要配!”他哥一言不发,到房间后将袋子往地上一放,说:“这是我弟弟家自己种的花生,特意送来给你们吃的。他说吃了你们的药感觉好多了,以前一天23小时头痛,1小时不痛,现在是1小时头痛,23小时不痛。我今天再来给弟弟配点药。孙医师,药太贵了,能不能配得便宜点?”于是,我们给他把龟板换成了何首乌。半个月后病人哥哥和妻子都来了,说:“这次药吃了还是1小时头痛、23小时不痛,没有一点进展,药不起作用。这次我们带足了钱,要配一个月,就跟第一次的药一样。”

这个病人一连吃了七个多月中药后,就没再来配药了。我们提心吊胆,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父亲自告奋勇说去看看他。回来后,父亲对我们说:“这个病人家里太穷了,所以不吃药了。现在他可以下地干活了,我去的时候,他和老婆一起在地里种菜。都快过年了,小孩衣服都是补丁,不得不送小孩到亲戚家过年。我看看都辛酸,把仅有的30元都给他了。”许多年了,这个病人一直在给我们介绍病人过来。

要不是病人黏住不放,我们不可能走上从医之路

像他这样缠着一定要给药吃的病人及家属几乎每天都有,有的甚至给我们下跪。我最怕下跪啊,病都还没开始看,看不看得好也不知道,就是看好了也不能下跪的啊,我们哪里受得起啊,要折寿的。那时在磐安,有的病人看好了,送花生、送黄豆、送板栗等土特产的有,送鸡的也有,有的还放鞭炮送锦旗的。

磐安是个小县城,这些响动也太大了,惊动了有关部门。县供销社的领导是非常支持我们的,集体研究后决定成立999中草药研究所,并将报告打到上级部门。上级部门也同意成立该研究所,支持该研究。但因为当时我和哥哥都没有行医资格证,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不允许我们继续行医,更不同意成立研究所。我们听了,真是吓坏了。其实我们当时不是故意非法行医,而是因为不知道去哪里报名,去哪里考证。我们不敢行医了,但病人还是找上门来,不肯走,直到后来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,但我们也不敢开诊了。

后来卫生局通知我们可以来参加培训和考试,并给我们发了行医资格证。我们下定决心要按规定行医,获得了中医一技之长证书,又入中医学院读书,又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考试,获得了中医师资格证书。



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委、杭州艾克(种福堂)中医肿瘤门诊部主任 孙彩珍

现在想起来,要不是病人黏住不放,要不是有些领导语重心长的劝导,我不可能走上从医之路。记得有一位领导曾对我说:“你们有一技之长,应当为人民服务。不要气馁,等你们考出行医资格证来了,一切都正规起来了,你们一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。”还有一位领导说得更直接更坚定:“我以后要生肿瘤了,就将这160斤重的身体全部交给你们了!”

多少次,我们都想放弃,但一听到病人和家属求救的声音,再苦再难,也要挺住不回头,一直向前。2003年,我们看的一个病人的战友,做房地产生意的,他说:“你们搞这个太累了,困难那么多,不如跟我一起做房地产吧。”那时我们还真准备搞房地产了。当时银行也很支持,土地也去看过了,就在江边上。后来有病人听说了,对我说:“孙医师,你们的工程在哪里?我和病人一起坐到你们工程的地方,看你们还搞不搞得成。”听了这话,我想:“哎,算了,算了,不搞了,病人离不开我们啊,我们也放不下这些病人啊!”

这一路走来,我们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。2003年,我们去上海办药厂。我们认识的一个在上海的医学博士,帮我们引见了一位教授。这位教授一开始对中医治疗肿瘤抱怀疑的态度,问了我们好多尖锐的问题。听了我们的回答后,他又说要眼见为实,让我们留下地址。不久,他让助手来我们这走访了。

后来有一天,他的助手给我们打电话说:“你们来上海的话,到教授那坐坐,他还想见见你们。”时间长了,对我们了解比较多后,这位教授说:“我觉得你们应该在上海也办个医院。”在我们20年庆典时,他亲自出席,并说我们是:“中医百花园中最亮丽的花朵之一。”